# 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二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中七十六條

枉者滅廢　屨屨　亦不可以忿　覩遡所代　其禍將然　三就　顏淵　國一逢有德之君　夫子未知以文也　不忿　禮儀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業功　不伕可伕　顯孫　欲善則訊　天道　所親　賜得則顧鬬之也　自設於隱括之中　直人　順君　在尤之外　閒昏忽　祗勵知民之急　殺三苗　其言不貳　拘家　數士　鮮支　高陽之孫　稱以上士　夫子　泜水　滕氏

吳回氏　于越　參已　跋而壁之　通中正　葯教
千里　朽木不知　不櫝　濁　情之道　脈汙
良士　尊嚴而絕　情週惕而及乎蓮　不可致　致
愛　貴賤有序　脫文十六　刑法　論吏德行　法
大史內史　庶虞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
祖皇考　貸　衰濯浸　大古　毗移民在今之世
吁焉其色　可以表儀　與　天德嗣堯　椐機　變
從　下不由人　卒明　曰　明制　仁者爲聖貴次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

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存夏后之世與揭害讀若曷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

屐屨

於屐屨爲銘焉家大人曰屐卽屨之誤今本作屐屨者一本作屨一本作屐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屨屐亦

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屨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孔曰席四銘通爲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冢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尒（俗作尓）不可不志尒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即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尒漢校官碑卑尒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尒字遂廢）讀惟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閒尒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尒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

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閒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尒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並作尒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

覩邇所代

後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覩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卽後盤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冢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尒不可不志之

尒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尒今本作邇者俗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

其禍將然

檻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已同聖人又何事焉泰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脩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

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即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爲成就而曲爲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即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爲成就可知。今以就爲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爲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即襲此篇之文。

##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

子淵。即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為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朱本和之譌作知末。宋本譌作未知曰譌作也。朱本也下有曰字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

發之詩又曰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文王肅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引詩皆放此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懃

好學省物而不懃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怠而衍省省察也省物而懃與好學同意猶言懃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爲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懃此曲爲之說

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薛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家語同。王注亦與盧注同。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為句。釋曰。不貌為君子。竟其德為句。敦

其言爲何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字之誤也隸書美字或作羙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晏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

而五美附今本美字竝爲作業美功與貴位對文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讀爲怢怢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李善注引廣倉曰怢忽忘也說文作詄云忘也怢詄竝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

語補

欲善則訊　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假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爲誶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即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是書多以而爲如如爲而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即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假也得之矣乃總

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宋氏不知如爲而之俗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有順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視字而今本脫之此荅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下文吾語女耳之

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曰終日言不在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闇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昏忽之意家大人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此篇盧注全脫唯昏字誤入正文故至今尚存闇忽不明之意即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吳越春秋夫差內傳闇忽塯中陷於深井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祇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祇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礪而宋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祇勵本作祇厲祇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厲猶皐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祇厲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為屬（今本作勵又厲之俗書）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古引大戴作祇厲而後人遂改祇厲為砥礪謬矣自

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祗礪而孔又爲之說曰祗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王肅曰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雖砥底與祗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木爲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夷回爲韻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並同宋本急作㥛宋本改㥛爲隱孔氏補注曰㥛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㥛卽急字之

誤或改憲爲隱或即以憲爲隱字皆非也憲與服爲韻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匐匐之匐於古音屬職部職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熾國爲韻爾雅釋訓愈遐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息毒戒告則憲職物爲韻亦猶如民之急與服爲韻也又井九三可用汲與食惻福爲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爲韻檀弓鑿鑿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爲韻管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而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皆職緝二部相通之證若作憲則失其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爲韻易彖繫辭文言及楚辭遠諸子多以眞庚二部通用遠微爲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聲口讀若圍則遠字亦可讀若圍上文聽以知遠與微爲韻猶豳風東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爲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嵬萎爲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也下文以用

逆為韻謀事為韻郁嶷為韻時士為韻馬下為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為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為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竄字之誤古文尚書曰竄三苗竄之言竄也冢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𥻍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𥻍𥻍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𥻍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𥻍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

也。又說文𥨍讀若虞書𥨍三苗之𥨍，今書作竄。字林𥨍七外反，與𥨍同音。見唐韻正。𥨍竄𥠖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即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𥨍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般眺以成邦國之貳。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眺作除。典瑞云以除慝是也。孔曰成平也，引周官凡有關怨者成之，此曲為之說。家大人曰：貳當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反，即忒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忒，若非貣字，不得與忒通。執事無貳，楊倞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

與貣同若非貣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慝慝與貣同聲若非貣字亦不得與慝通書傳貣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

陶家

陶家事親廬從居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御覽引改皇王部六家大人曰家卽稼字也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居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敦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傅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作敷土者古文尚書作傅土者今文尚書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

鮮支　長

南撫交阯大敎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廋氐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阯大敎連文矣孔曰鮮支渠廋禹貢所云析支渠搜者也此西方所撫

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爲析支之析矣豈得又讀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廋氏羌戎字蓋涉下文山戎而衍說苑脩文篇作西析支渠搜氏羌皆其證又案東長鳥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長夷鳥夷今本鳥作島乃後人依今本禹貢改之說見古文尚書撰異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為顓頊子者。五帝德及世本之說也。五帝德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即顓頊。史記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為顓頊子。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曰。顓頊生鯀。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帝繫之說也。漢書律厤志。王逸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篇注用之。志引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王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篇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字。則後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旣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馬說。則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為

之說曰高陽顓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卽顓頊上古質略鯀父以前既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以上孔說今案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蟜牛之孫皆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謂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

稱以上士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此承上爲律爲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稱以上士釋曰稱爲上德之上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隷書士字或作土出字或作𡈼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譌作士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據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

爲出之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

夫子

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闌入。家語正作孔子。

泜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下文昆吾者衛氏也。惠氏儀禮古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以下六氏字。亦放此。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史

記五帝紀泜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泜水。今之湔泜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泜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𡸣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氐即氐羌之氐。蜀郡之有湔氐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氐道剛氐道也（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湔氐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氐道徼外而即可謂之湔氐水。豈白水出甸氐道徼外而即可謂之甸氐水。涪水出剛氐道徼外而即可謂之剛氐水乎。且氐是氐羌之氐。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湔氐為湔泜。以牽合大戴禮之泜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

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泜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泜水者。泜蓋字之誤也。隷書工字或作𠀠。氐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泜。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氏。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泜。則所見已是誤本。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匽

氏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並據史記楚世家訂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女皇女匽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家大人曰于當作干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

注干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圃校本改干爲于又改注爲于越猶言於越誤與孔同說見讀書雜志漢書貨殖傳

參已　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知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己者學乎兩端以己參之家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己則曲爲之詞曰參己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己參讀爲三玉篇曰己身也即曾子所謂日三省吾身也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

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跂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

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作道荀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爲邇邇近也故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作道非是通爲邇之譌漢巴郡大守張納碑靡古不通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字作通竝與邇相似道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韓子外儲說右篇道譌作通是通道字相似

## 始敎

始敎亡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始敎二字義不可通始讀爲怠商頌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鄭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讀殆爲怠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邢疏曰疲勞倦殆墨子襍守篇多執數賞卒乃不殆亦以

怡爲怠 敎當爲敖字之誤也 皋陶謨無敎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敖佚欲有國敖敎字相似故古今文不同 敖與傲同亾讀爲忘 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飾邪篇作亾。史記主父傳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作亾。齊策老婦已亾矣。韓子難一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亾歸亾竝與忘同。 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樂怠敖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投壺及晉語注竝云敖慢也。

千里

騏驥一躍。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千里。本作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躍而止則尚

不能及十步而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駕而不息也今本十步作千里者千字相似又涉上文千里而誤耳玉篇蹀動也引大戴禮騏驥一蹀不能千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尚未誤荀子作騏驥一躍不能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非也騏驥一躒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爲韻舍古讀若庶說見唐韻正若作千里則失其韻矣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並同

自沈泰本始改知為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㓗而舍之朽木不知所引即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即折衝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删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讀書雜志

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知孔以宋本作知為譌字非也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支部支祭二部之字古或相通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哲之為知折折之為提提亦猶折之通作知也他若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禮運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為倪說文隉讀虹蜺之蜺此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

不積　不至

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為善而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聲無細而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為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意正與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為之說。非。荀子作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引荀子作為善積也。與邪同。安有不聞者乎。

漏

譬之如洿邪水潦灟焉莞蒲生焉家大人曰灟當作屬屬讀曰注士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庀人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爲注士喪禮喪大記之屬續荀子禮論爲作注續謂洿邪爲水潦所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潦所注是屬卽注也今作灟者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灟字唯集韻有之亦非謂水潦

情之道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家大人曰道讀爲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故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

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說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爲治人情之道矣之

服汙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人曰盧訓服爲事事汙之語不可通余謂汙上本無服字上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汙矣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

良上　始故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

必自擇左右句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
於治事家大人曰此文本作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
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諸亦
於也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兩是故上下相承經
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二字即上文良
工之誤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文不成
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與上二句文義不合

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家大人曰絕本作
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

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亟之則存，惡之則亡，亦言其危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爲色，又誤爲絕耳。孔曲爲之說，非。家語正作危。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關與貫同），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本作情邇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人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見羣書治要），皆本於此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者以而暢乎遠

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及字耳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則民不從其教亦有民字

致愛

盛德篇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與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

作致仁焉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別尊卑四字此因兩有字相亂以致脫去四字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也遺忘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鬬辨

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去十六字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

##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爲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

##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盧以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行能下刪理字於德法者爲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功卽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

法

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家大

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

于乘箭及畜穀甚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動甚征作。當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案嘗。祭名也。嘗新則非祭名。新字疑後人所加。方冬三月。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皇考。此涉上文享字而誤也。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

祭曰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

貸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爲慝。古讀貸如慝，說見月令宿離不貸下。讒貸卽讒慝。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成七年傳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襄十三年傳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鄭語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用兵篇又云讒貸處穀。

衰濯浸

畜水行衰濯浸。家大人曰：濯浸二字義不相屬，濯浸當爲灌浸。廣雅：浸，灌漬也。字之誤也。衰讀等衰之衰。衰者，差也。見淮南說林注、齊語注、昭三十二年左傳注。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

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即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

大古

大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即涉下文兩大古而衍。

地移民存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

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句有脫誤在今之世四字連讀乃起下之詞猶言其在于今也上文在今之民下文在今之世皆其證孔以地移民在爲句似未安

吁焉其色

四代篇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盧無注引之謹案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吁豫釋文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盱與吁古字通少閒篇公吁焉其色曰大

哉子之致我制也吁亦喜貌悅孔子之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文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其爵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

而用之說見前其香體儀也下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是儀訓爲度之證互見後議事以制下

與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日與猶如也漢書高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籀日與如也古書多謂如日與詳見釋詞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以與爲與之旅位失之

天德嗣堯

晉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

之則語意不完少閒篇曾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

楣機

此謂楣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家大人曰楣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並言楣機者楣機當為樞機樞戶樞也所以利轉機門梱也所以止扉鄭注繫辭以機為弩牙非也辭見周易皆門戶之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媚進周書媚作娟故知楣為樞之誤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為之說非也從當作徙徙節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害於政

也隸書徙或作徔從或作従二形相似故徙譌作從管子問篇外人之來徙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愼篇衆人或或我獨不徙今本徙字並譌作從

下不由人

語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厤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俗本亦作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爲亦而刪之非是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厤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今本斯上衍卒字據索隱刪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

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史記叔孫通傳先平明謁者治禮平明者平旦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卒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有卒字故平誤爲卒史記衛世家輕賊平罪索隱平或作卒作斯者後人以意改耳斯與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爲卒也

曰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爲曰而孔從之家大人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

是戴也與語詞耳。下四句同。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為日。下四句同。

明制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為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即明哲之人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為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淛。是其例矣。

仁者為聖貴文　美文

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爲次且仁者爲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貴字下而讀仁者爲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聖者通明之稱非謂大聖也襄二十二年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人之後下故曰仁者爲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

次之雜記敬爲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爲貴社稷次之文義竝與此相似若作爲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篇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鬚長大即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即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俁俁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

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孜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孜豈得但謂之美乎

經義述聞弟十二

經義述聞弟十三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下六十條

變　信憚　不傷　以故自說　志不裕　執之以物

不學而性辨　營之以物而不虞　治志　此見於

外　切氣主物　不隱　誠靜　生民　克易　靜而

寡類財而安人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巧名　直

慾　使是　皇於四海　何一之彊辟　何世安起

及利　何器之能作　鄒大無紀　霜雪大滿　此大

上之不論不議也　有神　海外　順民天心嗇地

制無　許魏　朝事第七十七　掌諸侯之儀　典命

諸侯之五儀至爲伯　所以明別義也　習立禮樂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計辭令　周知天下

之政　不行禮義　法　諸勝者　矢八分　御車之

旌　倨立　驟不息　故命者三句　辰故　故男以

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五十而室　及日　獨成之

道　多言去　達道德者　八月化　咀嚾　脫文八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變　歷

文王官人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引之謹案變讀爲辯

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禮運大夫死

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

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㤟意與此同下句本作驚之以卒而度應今本應作料者後人以意改也據盧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則本作應明矣逸周書正作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速數驚敬古字通

不學而性辨

孔曰性辨生而能辨也家大人曰辨智也慧也言不學而性自智慧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慧也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惠與慧通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干智商子說民

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慧同義下文無辯而自愼孔曰愼古通以爲順字自順猶順非也亦謂無智慧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

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曰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度家大人曰盧以不虞爲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誤也逸周書作營之以物而不誤是其明證矣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呂氏春秋忠廉篇曰利不足以虞其意。

治志

曰治志者也。家大人曰治志。本作志治。上文煩亂之而志不治。正與志治相反。志治者其志不亂也巽象傳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若作治志則於義疏矣。逸周書正作志治者也。

此見於外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家大人曰此見於外。本作必見於外。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並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爲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諸外蓋所見本與盧異。逸周書同。

初氣主物

家大人曰當作氣初生物。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

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譌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逸周書同。

不隱

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家大人曰。不隱本作不可隱。上文雖欲隱之陽喜必見云云。正謂民情之不可隱。今本脫可字。則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逸周書同。

誠靜

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

僻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家大人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省字也說見後靜而寡易類此而安人下。情實也故經傳通謂實爲情

生民

生民有霧陽霧今作陰家大人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故多隱其情飾其偽也見下文。據盧注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知有知故生機偽則正文之先民而後生可知逸周書作民生則有陰有陽。

克易

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家大人曰克

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陽交易。隸書交作亥。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為能。失之。

靜而寡類貺而安人

靜而寡類貺而安人。宋本及元明本皆如是。貺當改為壯。壯卽莊之假借字。雅雨堂本遂改為莊。非也。盧讀靜而寡類為句。注云。不好狎也。家大人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須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須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其貌莊而安也。逸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明證矣。寬寡須類壯貺。皆字形相近而誤。漢祝長嚴訢碑。須作類。外黃令高彪碑。類作類。二形相似。故須譌作類。漢書刑法志夫人

背天地之貌。列子楊朱篇貌譌作類。大戴禮勸學篇不飾無貌家語致思篇作不飭無類。王肅注類宜爲貌。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遂譌作靜而寡類貽而安。盧以寡類爲不好狎則曲爲之說也又案上文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又下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是情靜古字通檀弓有大史曰栁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栁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是莊壯古字通說文皃或作貌籒文作貌漢書刑法志夫人背天地之貌顏師古曰貌古貌字荀子禮論篇貌字皆作貌今九經內不見有貌字而情字亦無作靜者未必非後人所改也大戴禮

之靜忠而寬須壯而安若非譌作靜而寡類壯而安人

則後人必改靜爲情改須爲貌矣。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家大人曰。俞讀爲愉。鄭注祭義曰愉顏色和貌聘禮記私覿愉愉焉。釋文作俞俞盧注甚俞言無已非是進退工故句其與人甚巧盧以進退工絕句，故字屬下句注曰工能也家大人曰此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淮南俶眞篇曰巧故萌生餘見上文以故白說下。是故與巧同義故下句即云其與人甚巧且

與其人人甚命對文盧失其讀幷失其義逸周書作進退多巧。

巧名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家大人曰巧名二字。文義不貫。巧於取名不得謂之巧名。巧名本作竊名據盧注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而復不平。則是僭規諫行道以竊取名譽者也。故曰竊名。俗書竊字作竊其下半與巧相似。因譌而爲巧。逸周書正作竊名。

直愍

取直愍而忠正者家大人曰愍字義不可通疑愍字之

誤。下同說文曰憖謹也廣雅曰𢼎與憖同。善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憖質也直憖忠正義竝相近

使是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家大人曰使是使之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訓爲是是亦訓爲之下凡言使是者竝同說見釋詞。

皇於四海

小辨篇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孔曰皇大也家大人曰皇充也謂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桄充也孫炎本作光故孝經曰光於四海祭義曰敷之

而橫乎四海詳見尚書光被四表下

何一之彊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孔曰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子曰彊侍某聞大道不隱某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陳氏觀樓曰何一之彊辟當作何一彊之辟

何世安起

用兵篇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猶於也此倒句也何世於起猶言起於何世安焉古字通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墨子非命篇何書焉存亦義與此同魏策曰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

乎。安窮乎。安貴乎。言於私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所安失之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卽商於。

及利

貴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孔氏補注曰。及利。猶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引之謹案。古無謂求利爲及利者。孔說非也。及當爲𠬛。𠬛取也。貪也。說文𠬛入水有所取也。讀若沫。玉篇𠬛古沒字。晉語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

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叏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叏與及字形相似學者多見及少見叏故叏字譌而爲及矣繫辭傳釋文引鄭注亹亹沒沒也今本沒譌爲叏。

何器之能作

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家大人曰器本作兵此後人妄改之也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兵爲器也古之所謂兵者即指兵器言之說詳日知錄。後人謂執兵者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能造太平御覽兵部一

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

𨛬大無紀

厤失制攝提失方。𨛬大無紀家大人曰。𨛬讀爲陬。𨛬大無紀本作孟𨛬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無紀。今本脫一孟字。衍一大字。則文不成義。孔以大爲失字之誤非也。既言無紀則無庸更言失。史記厤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厤數失序。文與大戴略同。漢書劉向傳引作厤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今據以訂正。

霜雪大滿

霜雪大滿甘露不降家大人曰。滿本作溥字之誤也隷書

滿或作湳蒲或作浦三形相似薄誤爲湳因誤而爲滿。廣雅曰薄至也。皋陶謨外薄四海。言霜雪大至也。霜雪大至與甘露不降正相對。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是大薄即大至。今本薄作滿。則非其旨矣。楊倞本正作霜雪大薄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家大人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夭疾。六畜餘背背即脊字。今本背誤作背。依楊本改。盧注背擢也。今本擢誤作攫。妖傷厥身。失墜天下。四句一氣相承。今於六畜餘背下闌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知何處錯簡。注曲爲之說非也。

有神

少閒篇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家大人曰。有當爲百。字之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閒。若云昭有神。則文不成義。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

海外

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家大人曰。海下脫之字。下文三言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文皆與此無異。則此亦當有之字。

順民天心嗇地

順民天心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家大人曰順民天心啇地本作順天啇地順天與啇地對文順天啇地又與下二句對文。今本上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順天之心而衍遂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注言順天之心者加之心二字以申明其義而正文本無心字。

制無

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孔依上文改制無爲制典。家大人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更制典物。卽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

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尚賢。皆四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韻。

許魏

乃還伐崇許魏盧注曰。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家大人曰許魏。當爲誅黎。字之誤也。誅許字相似魏黎草書相似之誤許之久矣漢書朝鮮傳。天子誅遂。今本誅字竝誤作許。黎字上半亦與魏相似誅黎。卽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邘伐密伐犬夷伐耆與黎同。伐崇所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冢大人曰。朝事下有儀字而今本脫之。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文也。覲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義。引此皆作朝事儀。

掌諸侯之儀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冢大人曰。上掌諸侯之儀五字。涉下文而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別。

典命諸侯之五儀至爲伯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

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爲伯家大人曰此文當依周官作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其上公九命爲伯六字則下屬爲義今本典命下脫掌字五等下脫之字自以定其爵至有差也十八字皆涉上文而衍今依新校本訂正孔欲顚倒其文又以命上公九命爲伯連讀皆失之

所以明別義也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家大人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說見後下行禮義下別儀即上文所

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也自執其圭瑞以下皆所以別儀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其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又云所以別親疎外內也亦無明字

習立禮樂

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家大人曰立字於義無取葢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孔氏補注曰交歲相問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

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句引之謹案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爲句諸侯交即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不言世相朝者案上文旣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五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其下即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以上記文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

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使臣於所聘之君。亦有君臣之義。下文曰。君親醻賓私覿致饔既還圭章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是也。世相朝則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尋討上下文義不當有世相朝三字。顯然明白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内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

計辭令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計辭令。引之謹案計當爲汁。大行

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爲叶今本汁叶互譌茲從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攷改正是周禮故書協作汁此記蓋本於故書也汁與計草書相似故汁譌作計諸志篇此謂歲虞汁月高安朱氏本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林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厤書祝犂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汁譌作計初學記樂部上引樂汁圖徵汁譌作計並與此同協辭命之通作汁猶大史協事之或作汁鄉士汁日之亦作協也雅雨堂本改爲叶字未確

周知天下之政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家大人曰政本作故此涉上文政事而誤也故卽上文所謂事故也經傳通謂事爲故不可枚舉。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周官小行人正作天下之故。

不行禮義

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修當作循說見曲禮謹脩其法下不附於德不服於義引之謹案不服於義之義卽誼字也不行禮義之義卽儀字也二字異訓故竝見而不

爲複上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大行人掌諸侯之儀又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禮儀卽此禮義也上文又曰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周官義作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曰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說文曰義已之威義也卽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卽古義字互見後別之以禮義下

法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家大人曰法本作具此涉上文法度而誤也政與正同

此言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脩正者賴有此具也射義正義曰正謂脩正此文兩見於射義聘義中其字皆作具本篇上文兩見其字亦作具此不當獨作法

諸勝者

投壺篇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孔從儀禮經傳通解於諸上增請字家大人曰通解誤也宋本作諸勝者之弟子云云諸卽請之譌小戴作請行觴是其證當改諸爲請不當於諸上增請字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卽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若云請諸勝者之弟子則諸爲冗字矣禮經文無此例

矢八分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孔氏補注曰尺分。矢圓徑也。又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補注曰。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笴既短圓徑亦殺。引之謹案。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今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八分當爲八介。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與八算則亦當八矢。蓋一耦二

人八四矢也故曰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搢三挾一个。注曰个。猶枚也个部介字隸書之省廣韻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爲分。周官內宰注。鈙。介丈也。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竝云。介或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齊語鹿皮四个。宋庠本明如是。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蓋个者。介字隸書之省。說見通說个字下分者。介字俗體之譌也段氏國語校本從分。大誤。辯見通說个字下。賈子胎敎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弧下當有各字。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爲一介。正與此同。八介爲矢數。而非圍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

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大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

御車之旌

射者之辭御車之旌盧改御車爲獲者。孔仍作御車。釋曰。御車。巾車也。大射儀巾車張侯或亦與唱獲焉。冢大人曰。盧改是也。上文云執旌旣載旌爲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爲之說非。

倨立

無倨立。孔曰。倨。跛倚也。冢大人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毋偝立。鄭注曰。偝立

不正鄉前也偝與倍同經解曰倍死忘先坊記曰偝死而號無告又曰則民不偝緇衣日則民不倍大學曰上恤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偝亦通作背

靡不息

公冠篇孝昭冠辭六合之內靡不息博物記作靡不蒙德家大人曰息當作悳悳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爲息又脫蒙字

故命者三句

本命篇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家大人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死者

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爲之説非也

辰故

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家大人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説非也辰故本作是故是故二字不須注故盧氏無注若是辰字則盧必辯其誤或曲爲之説矣上言是故而下又言故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經傳中若是者多矣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説苑作故辯物篇今依新校本訂正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

家大人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之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今依外傳説苑家語訂正

五十而室

大古男五十而室。家大人曰室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

及日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家大人曰及日當依新校本作日及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今本作及日則不詞。孔出爲之說非。

獨成之道

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陳

氏觀樓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文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上文三從之道而衍。家語無。

多言去

家大人曰。多上有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口多言。爲其離親也。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

達道德者

易本命篇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陳氏觀樓曰達道德者。本作智通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執轡篇。此言萬物皆生於道。故唯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王肅改通道爲達道德則非其旨矣盧注引孔子曰聖人智通於

大道云云。正釋智通道三字。淮南子。地形篇。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即用此篇之語

八月化

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孔曰。八月字誤。說文。蟲八日而化。家大人曰。孔校是也。論衡商蟲篇亦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

咀嚾

咀嚾者九竅而胎生。孔曰。嚾。音喚。淮南子作嚼咽者。家大人曰。嚾。當作噍。字之誤也。玉篇。嚼。疾略切。噬嚼也。噍同上。廣雅曰。咀。噍也。咀噍。即咀嚼。史記司馬相如傳。咀

嚼湊藕是也凡人及獸之會物曰咀嚾故曰咀嚾者九竅而胎生若嚾卽呼喚之喚於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齕齕者九竅而胎生卽用大戴之文淮南作嚼咽小變其文耳。

脫文八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家大人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卽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皆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作至陰生牡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

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並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誤也。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盧注曰。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家大人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盧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淮南盧作壚。壚盧古字通。釋名。土黑曰盧是也。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壚即壚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淮南家語皆用大戴禮文。堅與弱對。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說文。壚黑剛土也。與沙土對。故盧土

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下文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
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
又譌作虗。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經義述聞弟十三